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Liu Xiang, a Chinese military leader,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with strong shadows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 face.

# 刘半农传

赵沛 著





# 刘半农传

赵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半农传/赵沛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1.2

ISBN 7-5399-1445-9

I. 刘… II. 赵…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3016 号

**书 名** 刘半农传  
**作 者** 赵 沛  
**责任编辑** 剑 冰  
**责任校对** 小 平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宜兴文化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0 万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445-9/I·1353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1 野猫头的儿子 ..... (1)
- 2 常州府学堂..... (16)
- 3 梦幻与现实..... (33)
- 4 痛苦的飞翔..... (50)
- 5 自动退学了..... (70)
- 6 《三不主义》 ..... (88)
- 7 白昼和黑夜 ..... (110)
- 8 从江边小城到“冒险家的乐园” ..... (126)
- 9 上海文坛的新人 ..... (148)
- 10 从旧文学营垒里冲杀出来..... (161)
- 11 风雨旅程..... (183)
- 12 没有学历的教授..... (207)
- 13 骂倒王敬轩..... (219)

---

14	在生死抉择的关头·····	(231)
15	血与火的洗礼·····	(244)
16	伦敦的断云零雨·····	(275)
17	巴黎的求索者·····	(296)
18	他终于获得了博士学位·····	(319)
19	回到苦难的国土上·····	(342)
20	怪圈·····	(363)
21	生命的尊严·····	(395)
22	黄昏雨·····	(418)
23	多元空间·····	(433)
24	五彩的旋律·····	(462)
25	草原上的夕照·····	(475)
26	永不销蚀的星光·····	(487)
	后记·····	(501)
	参考资料·····	(504)

## 1

## 野猫头的儿子

## 1

1895年初冬，雾气沉甸甸地垂落在长江下游南岸一座叫江阴的小城上空。本来天色破晓时，泊在港湾里的渔船、盐船，便辘辘地挂帆启航了；喝早茶的茶客也戴上风帽、袖笼双手，到灶火嫣红的茶楼里喝早茶了。然而今天，太阳虽然已冲破雾层像盏红纸灯笼，高挑在东门城楼的飞檐翘角上，别说港湾里静悄悄的，连平日里茶客屁股挨屁股的茶楼里，也冷冷清清的，只有从水巷里卷来的穿弄风在打着唿哨。乱石铺路的街道上，不时有青布包头的清兵出没。他们手握毛瑟枪，背插大朴刀，骑在汗气蒸腾的马上，将石路上的落叶踩踏得团团翻滚。有时，他们会突然煞住马缰，气势汹汹地盘查过往行人。

原来这年春天，小城里来了个美国传教士叫海敦，他在东门外河北街设立了耶稣堂。扬言只要有谁入了教，如果与官府或他人发生事端，天父就能为他作主。即使对方是拖翎顶戴的朝廷大臣，也会退让三分。于是有几个地痞流氓，便倚仗教势横行乡间了：霸占人家妻女，侵吞人家财物土地，敲诈勒索，

无恶不作。受害者再三向县衙申诉，也无济于事。这时有个野路郎中桓阿大，在耶稣堂后的竹园里，发现了一具挖掉眼珠的孩子尸体。这个义和团式的勇士，便乘机咬定是洋人挖孩子眼睛合药用的。于是，积愤于心的群众，就手执锄头、钉耙，冲进教堂，将圣像、神坛、门窗，都砰砰嘭嘭地捣得粉碎。这正是外国人放个屁，也能摇落一园桂花的年代。县知事吓慌了，立即调动江防营士兵，挨家挨户搜捕捣毁教堂的肇事者。于是本来萧条冷落的小城，便成了鸡飞狗跳、鬼哭狼嚎的世界。

这时，离县衙门不远的西横街，有一幢院墙上窜满蝴蝶花的人家。院里有个人瘦精精的青年，正在不安地兜着圈子，并不时地从被土蜂钻成的墙洞后向外窥探。他额头饱满，眉宇开阔，但微微下垂的唇角，又有一股执拗的倔犟劲儿。一条篾缆粗的长辫子，随着他脚步的走动，在青布长衫的背心里来回晃荡。他叫刘宝珊，是在家设私塾的塾师。今天兵士在街上搜捕犯人，学生吓得一个也不见影了。他跺着脚低声咕哝着：

“这是什么世道呀，今天风，明天雨，看来这一年的脩金，只好泡汤了！”

“阿爹，麻雀打架，麻雀打架！”身后飘来大儿子寿彭的叫喊。

这孩子有个大脑瓜儿。虽然才只有6岁，却戴了顶10多岁孩子的西瓜皮帽，两颗乌黑的眼珠灵活地闪动，宛如两枚钉子要挑破窗糊纸看个究竟似的。说话如放炸鞭又急又脆。他正欢蹦乱跳地瞅着两只麻雀从屋脊上打得团团翻滚地落到墙角的桂花树下。

宝珊气闷地哼了一声：“你呀，只知道玩，哪晓得世道！”

寿彭听见这话，快活地提起一只脚，一跳一蹦地哼起来了：

日出扶桑万丈高，  
人间万希（事）细如毛，  
野壶（夫）怒见不平处，  
磨损胸中万古套（刀）。

宝珊听着儿子奶声奶气的诵诗声，乐得哈哈笑开了。这孩子聪明伶俐，已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了。对有的诗篇，也能初解其意，像刚才他背诵的唐代诗人刘义《偶书》，是控诉善良的人受到欺压、贫穷的人受到勒索、正直的人受到排斥、多才的人受到冷遇的抒怀诗。现在，小家伙竟能理解父亲的心思，适合时宜地朗诵出来。宝珊故作生气地丢过话去：

“算你背得好。弟弟在吃手，快去把他带带好！”

宝珊说的弟弟，是今年正月初十出生的次子寿椿，他虽然还只有10个月，但长得胖头胖脑的，像头小猪娃。现在他戴了只饰有银铃、玉蝉、玉蝶的老虎帽，正站在一只用稻草编的草囤里。初冬暖融融的日光，将他的脸蛋晒得红扑扑的，他正把小手当作妈妈的奶头在有滋有味地吮吸着。寿彭飞快地跑上去，亲昵地将弟弟的小手拉下来，摇头晃脑地对弟弟唱出了妈妈教给他的山歌：

一个宝宝扇（三）寸长，  
勒得（在）院里晒太阳，  
拔勒（给）长脚蚂蚁扛了吃（去），  
哭煞阿婆笑煞娘！

“好弟弟，别哭呀！好弟弟，别哭呀！”瘦小的寿彭像田鸡



衔蛤蟆似的使劲抱起弟弟，但自己的眼圈里，泪珠却扑簌簌地直落下来。

“让爸爸抱抱，别哭呀，该死的兵在外边抓人哪，别怕呀！”宝珊把小儿子抱过来，哄哄拍拍地慰抚着，小儿子却哭得更厉害了。宝珊正因学生不来上课生着闷气，现在小家伙又号个不停，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外边巷子深处，随风飘来吹打的鼓乐声，那是从城东北的学政衙署前的吹鼓亭里传来的乐曲。说也怪，那本来哭得不住气儿的胖小子，听到这热烈粗犷的节奏，仿佛发现了什么，奇迹般的竟止住了哭泣，泪水盈盈的眼睛还溜溜地向四周寻觅着。宝珊惊奇地瞅瞅大儿子，再瞟瞟小儿子，心里暗暗琢磨起来：大儿子能闻诗即诵，小儿子能闻乐止哀，看来两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乐颠颠地在小儿子娇嫩的脸蛋上亲着。也许小儿子对爸爸的宠爱来了灵性，“小麻雀”里哗地射出了一股清泉，宝珊的胸口顿时湿透了。他又好笑、又好气地嚷出来：“孺子不可教，孺子不可教！”

后边院子里有个瘦小的女人，踩着细碎的步骤子飞快地走过来，宝蓝色的裙子随着急促的步骤子四下飘散。那是寿彭妈。她虽然生养了两个孩子，但身子还像少女那样苗条，只是那美丽的丹凤眼里，总笼罩着愁云迷雾似的。现在她眉尖儿蹙得紧紧的，一只手按着腹部，看来她的胃病又发作了。宝珊赶快将寿椿朝立囤里一放，急声说：

“你快坐坐吧，我给你泡杯糖水喝下去！”

“先让我给椿椿喂奶吧！他饿哭啦。”她心疼地搂过小儿子，撩起了海蓝色的衣襟。听到外边街上响来杂沓的马蹄声，她哆嗦着操劳过度的手，颤声说：“这世道黑白颠倒，老百姓怎能安生呀！”

宝珊正想说什么，外边忽然传来粗声厉气的吆喝声和铁索

从街道上拖过的丁当声。他惴惴不安地把眼睛贴上墙洞，只见8个手执毛瑟枪的士兵，押着一个赤裸上身、布满鞭痕、戴着手铐脚镣的罪犯，在磕磕绊绊地挪过。罪犯那瘦得像纸片儿的鼻尖上，晃荡着一滴清水鼻涕，颤悠悠地拉成长丝，啪地一下，落在贴有封条的木枷上。显然，这人在忍受着比死还要难受的痛苦。行人在悄声说：“瞧，那就是‘闹教案’里说洋人挖孩子眼睛的吹鼓手蒋阿三，现在充军到甘肃去。”另一个人道：“不，那是周庄的强盗，因为生活困难，他乔装成花翎顶戴的道台，抢了昆山一家典当行，杀了当铺老板，现在是押去苏州问斩的。”

“唉，捣毁教堂也好，抢劫典堂也好，都是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呀！”另一个人用嘶哑的嗓音接上腔来。

刘宝珊的脸色变了，在这内祸外患交相煎迫的晚清时期，他虽然有着对现实苦难的忧患，但作为一个小小的塾师来说，他怎么也不能大声叫嚷，把当朝骂个狗血喷头，将自己的脑袋朝刀子上撞呀。他一眼瞥见家里那只猫儿叫“雪里拖枪”的，正虎视眈眈地向一只嫩黄嘴儿的小麻雀扑去，恼得用脚“砰”地一跺，一声大吼：“你这该死的孽障，竟会欺侮弱小！”猫儿吓得连滚带爬地窜到屋上去了。他还不解恨地朝它狠狠地瞪了一眼。

## 2

宝珊家庭院里的桂树开花了，雪花般轻盈地飘落下来；天竹子刚萌出青嫩的绿叶，又挂上了一串串红玛瑙般的果果了。

寿彭本来把天竹子当成遮阳的绿油纸伞的，坐在它底下看书。现在他个儿长得跟天竹子一样高了，弟弟寿椿也6岁了。寿椿虽然比哥哥小4岁，但个儿却仿佛屋后刚透土的嫩笋，一遇到春雨，就一个劲儿往上窜，现在已够得上哥哥的肩头了。寿彭妈又生养了第三个男孩，宝珊为他起名为寿慈。

这正是受维新运动影响而大举创办学堂的时期，以八股文为主的私塾不能适应时代了。宝珊就和一个叫杨绳武的老先生，在离西横街不远的仓湾西园，创办了翰墨林小学，这是江阴早期的新学之一。寿彭就在这里读书。

杨绳武曾用热切的语气对宝珊说：“你这大小子不同凡响，作文爱独出新意，看来前途无可限量！”接下来沉吟了半晌，抹抹胡须，字斟句酌地又道：“恕我直言，这小子个性倔强，来日可能要吃性格的亏。”

教音乐的教员郁咏春打着哈哈接上声来：“兄弟的看法与老先生不同。唾面自干不是美德，今天中国正受到亡国的严重威胁，我们要提倡敢于抗争的进取精神，反对委曲求全的奴性！”他曾留学日本，一身笔挺的英国哔叽西装和梳得油光可鉴的西式头，在这满眼是辫子加长袍马褂的小城里是“独树一帜”的。他亲眼见过日本明治维新后全国上下力图自强的局面。因此，对忍辱偷生、因循苟安的国民性格深痛恶绝。

“古人明训还是有其道理的呀！”杨绳武尴尬地皱了皱眉头。

“两位先生之言，都是对我孩子的关心。说实话，我担心的还是大儿子。他功课虽称上乘，但淘气捣蛋，别说捉蜻蜓、捣鸟窝，连赤链蛇也敢玩。今后还请诸位多多费心！”

当师长在议论寿彭和寿椿时，那被评为“聪明过人”的寿彭，正和几个同学在离学校不远的文庙里闹着玩儿。

这文庙和其它县城里的文庙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虽然它同样有壮丽的棂星门，有飞檐翘角的大殿，有玲珑精巧的魁星阁。按照一般情况，阁后粉墙上都该写有一个比八仙桌还大的“魁”字。这表示谁中了状元，这魁字就可移到状元府中以示炫耀，但江阴文庙这个魁字，并不是写在魁星阁上，而是写在大成殿后的粉墙上。据说这是阁里那个手执朱笔、身穿红袍的魁星有着偏心眼儿，将本来应该中在江阴的状元，竟胳膊朝外弯地中到附近县里去了。因此，有一次当魁星阁遭到回禄之灾时，人们并不前来救助这位“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神灵。于是，他只好被烧得抱头鼠窜地回天宫去了。连本来香火缭绕的楼阁，也成了狐鼠出没的巢穴。这魁字也就更换了地方，想让主宰考生浮沉的孔夫子，能直接来改变古城的命运。尽管这里每逢春秋两季还是香烟缭绕，钟磬齐鸣地举行丁祭，但究竟在时代的风雨中飘摇了。

这是1901年的夏天，江阴文庙的金顶被毒日头晒得腾起了一层轻烟。连离文庙较远的兴国塔上的乌鸦，也飞到大成殿檐下的阴影里喘着气儿。这时殿后的大魁字下出现了六七个浑身水锈的孩子。他们都是在翰墨林小学读书的学生。放学后到文庙外的溪流里洒水的，乘着庙人不注意，偷偷地溜了进来。

“哈哈，大家别闹，听我说！”一个眼睛眯着的孩子，挺起浑圆的肚子，大咧咧地嚷开来：“我们来比赛眼锋，谁用小石子掷中魁字头上的一撇，他将来准能考中状元，我们现在就给他插金花，骑白马！”

“这不好，你也扔，他也扔，还不把魁字扔坏了。要说中状元，还得看我呢！”刘寿彭两眼溜闪闪地从人群后跳出来，做了个鬼脸儿。由于他脑瓜儿大，伙伴们有的叫他“大罐头”，也有的喊他“大头片，劈劈烧夜饭”。

“野猫头的儿子，也想中状元呢，只好咬我的扁！”几个伙伴做着鬼脸啐了一口。

刘寿彭本来欢喜得像红漆葫芦似的脸蛋子，一下子仿佛被寒霜打萎了、打枯了。他两眼雾蒙蒙地，要哭出来，却又使劲咬住嘴唇皮儿忍住。他阿爹刘宝珊确实是“野猫头”，他公公刘汉只活到33岁，就被肺癆病夺去了生命，祖母年轻守寡，没有子嗣，就从离江阴30多里的三甲里本家中，领养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带进城来。由于家境清寒，祖母靠纺纱织布，供他读书。光绪二十二年，他考中了秀才，这就是寿彭的阿爹刘宝珊。寿彭的妈妈姓蒋，她出生不久，父亲就病故了。哭干了泪的母亲看着风扫地、月点灯的家，就硬着心肠将她裹在一团破棉絮里，用竹篮盛着，抛弃在村外的冰溪旁。这天恰巧寿彭的祖母经过这里，发现冰溪旁的竹篮里袅动起一缕白烟，就诧异地将竹篮拎起来，发现一个瘦小得像肉老鼠的娃娃，正从棉絮里呵出微弱的水蒸气。她心儿碎了，眼圈儿红了，一边絮絮叨叨地念着“作孽作孽”，一边哆哆嗦嗦地解开自己棉袄上的葡萄纽，也不管娃娃冻得像冰疙瘩，就将她贴在心窝上带到了江阴，用米浆一口一口地将她救活了。长大成人后她就与刘宝珊成了亲。这就是伙伴们嘲笑寿彭父母野猫头、野鸡头的由来。

现在，寿彭气鼓鼓地把嘴一撇：

“野猫头的儿子也是人嘛！”

“野猫头的儿子就是野种！打野种！”小伙伴一窝蜂地扑上来了。

几个人就如叠灰堆似地将寿彭紧紧压在身底下。寿彭要喊喊不响，要使劲使不出来。他力气耗尽了，痛苦、羞臊、恼怒，轮番折磨着他。伙伴们压了他一阵，“啍嘘”一声跳起来

跑了。寿彭从泥尘里爬起来，大张着嘴失魂落魄地惘然四顾。

围墙外突然传来闹嚷嚷的吆喝声，他擦擦眼圈，爬到了围墙上，只见五六个大人，手执棍子、竹竿，正把荒地踩得烟尘滚滚地在追打着一只夹紧尾巴的鬃毛狗。

鬃毛狗浑身湿漉漉的，舌瓣儿吐得长长的，它凄厉地哀鸣着，逃到这边墙角落里，追捕者围成半圈朝它没头没脑地打来了。它疯狂了，先是乱晃着脑袋，使劲朝墙上跳，但墙太高了，这样几个来回，它落在草窝里了。猝然，它脑袋上挨了一击，把半只耳朵也打飞了。眼看一根棍子又要朝它脑袋上落来，它突然身子朝后一缩，随后龇出獠牙，朝挥棍人直咬上去，竟一下子咬住了他的小腿。这时，尽管那棍子、竹竿如冰雹落在它脑袋上、脊梁上，但它睁大绿森森的眼睛，竟咬得那么紧，那么狠，仿佛要把满肚子的怨气都发泄在这最后一搏上了。

寿彭吓呆了，心儿几乎从喉咙里蹦出来了。狗儿逼得走投无路时，还睁大眼睛，将迫害他的人狠狠咬上一口才咽气呢，我难道不及狗吗？

他获得启示似的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墙来，啐了口唾沫，双手握紧拳头，就左右开弓地朝墙壁直揍上去。一边揍，一边吼：“我要让你们瞧瞧，野猫头的儿子是不是好欺侮的！”

天擦黑，妈妈寻来了，发现儿子的脸蛋儿绷得像个铁疙瘩，眼圈里盈动着泪水，拳头上流着鲜血，但他还是气呼呼地在揍着墙壁，慌得一声尖叫：“彭彭，你怎么啦？”

寿彭一头扑到妈妈怀里，放声大哭。

妈妈明白了什么似地搂紧儿子，颤声说：“你傻啦，这能抵事吗？争气不是靠拳头呀，只有书包才能翻身呀！”

## 3

江阴的城圈儿不大，城里只有几条弯弯曲曲的长街。街道两边虽然没有楼阁参差的妓院、歌馆、钱庄，却有几座悬着灯笼卖茶的茶社。进门的七星炉里总是煮着上好的雨水。茶社的一边面临着绿波荡漾的水巷。茶客凭栏远眺，既能见到麻石铺的长街上辐辏的店铺，也能见到水巷边赤裸着雪白腿肚子的姑娘阿嫂弯着腰肢在淘米洗菜，或用棒槌儿把衣服捶打得水花乱溅。还能见到爬满长春藤的环洞桥下，不时地有一艘玲珑小巧的鹭鸶船，在浪烟里出没。

小城看上去很平凡，但在有飞檐翘角的南门城楼壁垣上，却镶嵌着四块八仙桌大的碧色方砖，砖上镌刻着其它城市所见不到的“忠义之邦”四个壁巢大字。远在200多年前，当从北方长白山下崛起的清太宗“率领着膘骑悍将，将明代的封疆大臣、护国将军，打得丢盔卸甲、望风披靡时，这里却有个小小的典史阎应元，集合着数万义民，在这全长只有9里13步的城圈里，用石头、大刀、长矛，甚至用煮沸的粪水，对抗着武装到牙齿的入侵者，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这孤城里死守了81天，直到刀碎剑残，草尽粮绝，那溅满敌血的城墙才被攻破。残剩的人不是一战拼死，就是投河、投井自杀，没有一个降者”。<sup>①</sup>

宝珊家所处的西横街，由于围城中遭到兵燹，因此所谓

<sup>①</sup> 赵沛著《刘天华》。

街，那只是一家家用断砖乱瓦堆砌成的矮小店铺。即使在光天白日，店里的人也如同黄昏时分那样影影绰绰。

离这条街不远，有座涌塔庵，庵里供有释迦牟尼和因除三害而被封为忠孝王的周处像。由于庵里没有产业，和尚靠佛事营生。因此，不仅能唱昆曲演戏，还能演奏一手出色的江南丝竹。

7月15日庵里举行盂兰盆会，超度亡灵。庵里除了设立孤魂台，做法事外，还设有佛台，由佛头宣讲。

寿彭妈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逢到佛会，就髻插翡翠簪子，身着漂亮的斜襟短袄，束上盘花百褶裙，胸悬佛珠，手挽香篮，去念佛了。

寿彭这时已11岁了，他6岁时就会吟诗作对，显示了早熟的诗人天分。现在则能模仿太史公的笔法，写什么纪、什么传，宝珊看到这孩子聪明过人，逢到妻去念佛，总让他带着弟弟跟着母亲去玩，以资嘉奖。

寿彭妈有个要好的道伴叫蕙英妈，住在离东门不远的牛尾巴巷。男人叫朱子文，是帽店的伙计。由于子女多，收入非薄，时常寅吃卯粮。蕙英妈也就只好从虚无缥缈的宗教里去寻求慰藉了，念佛时也往往带着大女儿蕙英去玩。

蕙英这时虽然还只有14岁，但已出落得像画中人了。发髻就如两朵睡莲垂在耳边，把粉嫩的脸蛋儿衬得犹如乌云托着明月似的。弯溜溜的眉下，有一对水灵灵的俏眼睛。虽然眉心里有颗出天花时留下的小窝儿，但就似一滴露珠，显得分外动人。今天，她穿了件妈妈给她用旧荷花色上衣改做的一字襟紧身马甲，将娇小玲珑的身材衬得更加标致。她不仅外貌漂亮，做起事来也如江阴山歌里唱的“剃个面来薄薄片，切起来好像细绒线”。她早跟寿彭相识了，现在瞥见他在殿前烧香人中东



游西串，就两颊浮满红晕地大着胆儿对他喊了一声“嗨！”

寿彭从那清粼粼的噪音中，听出是谁在喊他。但当他发现她时，她却背身望着兴国塔上在兜着圈圈的老鹰，手指尖尖上还绕着洁白的手帕。他以为自己弄错了，蕙英并不是在喊自己，就扭过脖子瞅着吐着蓝烟的三脚宝鼎上镌刻的文字。谁知那清粼粼的噪音又从银杏树下飘来了，她还唱着儿歌呢：

“大头片，  
劈劈烧夜饭！”

寿彭一听，知道蕙英在逗他玩。可他是个机灵鬼，就咬住嘴唇忍住笑地掐了根狗尾草，掂起脚尖儿。悄悄地来到她身后，用狗尾草轻轻地撩拨着她的颈脖窝。当她被吓得大叫着“毛毛虫”直跳出去时，寿彭乐得拍手蹬脚地笑开了。

“你——”蕙英故作生气地眼皮往上一闪，撅圆了小嘴。

“你——”寿彭伸伸舌头，嬉皮笑脸地学着她的声调。

“别说了，我们到荡河那里去玩！”

荡河离涌塔庵不远，那是从城南刘伶巷弯弯曲曲地流过来的小河，到这里汇成了一个葫芦形的大荡。在这夏日里，细长的荷梗上，已顶出了一个个青嫩的莲蓬了。一盘盘绿玉般的野菱头上，也结出了一簇簇野菱。远处迷濛水烟里，有一群野鸭在静悄悄地游动，大概发现了岸上的孩子，就翘尖儿挑起一串串雾沫，沉甸甸地朝对岸芦苇丛里直射进去。

河滩上，散落着几条油亮亮的大水牛在呼哧呼哧地啃着青草，从鼻子里喷出的热气，将青草冲得卷起朵朵绿浪。

“彭彭，你敢骑那只角儿弯弯的牛儿吗？”

蕙英捉了只蜻蜓，眯着眼睛问。